

电影文学剧本

烈火中永生

（根据长篇小说《红岩》改编）

夏衍 编剧

5.7

高处俯瞰的重庆市区，从嘉陵江边慢慢地摇到市中心区。（化）

市声，“精神堡垒”附近的闹市。

街道。

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三月下旬。暮色渐浓，街道上行人拥挤，各色人等匆忙地来来往往。

街边，国泰电影院前面街口，一个赤着脚、戴着一顶又破又大的鸭舌帽的报童大声喊着。

报童：“卖报，卖报，《新民晚报》，《陪都晚报》……
呃，看杜鲁门总统发表演说的消息，共军威胁西安……”

一个知识分子模样的青年人摸出钞票买了一张报。

报纸特写：“残共集结五个纵队，企图南下威胁西安”（用实物，1948年3月24日《新民报》）

报童看了一下收下来的票子，喊：“涨价了，先生，一份五千块。”

青年人无言，又给了一张票子。

青年人看着报走入人丛中。

报童喊：“呃，看关金券大钞出笼的消息。看……大学教授请愿的消息。……”

报童叫喊场面的后景，是国泰电影院，霓虹灯广告：《天亮前后》。跟着买报青年人的走动，可以看到其他的电影广告：《蝙蝠怪人——下集》、《八年离乱》等等。

忽然，尖厉的警车吼声，行人从马路中间仓皇避开，一辆警车疾驰而过，向“精神堡垒”驰去。

“精神堡垒”。在它的周围，挤着二、三十个看热闹的人，警察在赶人。警车急煞车停下。几个警察和便衣跳下车，跑上台阶。原来在赶人的警察匆匆地行了个礼，指着贴在“精神堡垒”壁上的一张报纸。

特写，一张刚贴上的、浆糊未干的油印传单。

便衣对警察大声吼：“看见人没有？……”

警察摇头：“没得。”便衣怒目而视。一个警察上去小心地揭下传单，其余的警察在隔离行人。

人丛外围，一个中年女人和一个穿旧西装的男人看了警车一眼。

女人：“啥子噢？”边走边说。

男人轻声地：“又是共产党贴传单嘛！”匆匆离去。

（渗入）

二

徐鹏飞办公桌上的传单特写：“反对内战，美国人滚回去！”

另一行的标题是：“曙光就在前面”。

镜头从烟雾中拉开。徐鹏飞，落腮胡子剃得很干净，才喷了一口烟，一段很长的烟灰落在传单上，他用手拂了一下，随手拿起那只他欢喜玩弄的新式打火机，站起来，面色阴沉。

——达达的警车声音。

全景。背后正中墙上挂的蒋介石照片，——“鹏飞同志，蒋中正”。桌上摆着三、四部电话机，一大迭文件、报纸之类。

徐鹏飞身穿美军便服，在办公桌前走了一转，忽然回到桌边，拿起一迭文件，这是一份重要的会议记录，上面有一个丙字橡皮图章。他翻开，边走边看，在一旁的一张十分漂亮的沙发上坐下。

特写：打字的会议记录。

为统一调集力量，迅速破获不断组织罢工、破坏军工生产、阻滞兵源粮源、煽动民变、威胁陪都安全之共匪领导机关，西南长官公署特设立侦防处。由徐鹏飞兼任处长，严醉、沈养斋兼任副处长，指挥所有军、警、宪、特工人员严加缉捕。

有以下几段，用红铅笔划了杠子：

责令邮检组严密查报《挺进报》寄发情况，
并派特工人员……

配合清剿部队在华蓥山区严密搜捕……

轻轻的叩门声，一个穿美式军便服的秘书进来，手里拿了一迭文件。徐鹏飞把正在看的会议记录合上，沉思，头也不抬。秘书把文件放在桌上，正要退出，徐鹏飞：“有什么重要情况？”

秘书：“朱长官刚才送来了一封亲启信。”迟疑了一下，压低声音，“侦讯科报告，新到任的美军特别顾问昨天晚上请严醉——严副处长吃饭，谈到十一点钟。”

徐鹏飞眼睛一亮，立刻又沉着下来：“继续侦察。”

秘书离去。

徐鹏飞走到桌边，拿起朱绍良送来的大信封，信封上红色大字印着“西南长官公署 缄”，“缄”字上面的空白里签了一个醒目的“朱”字。徐鹏飞的手指突然变得不大灵活了，他坐下，拆开信，念着，又点了一支烟。

“……破获中共领导机关一事，上峰业已一再限期，侦防处成立迄今，一无进展，而共产党活动则日益加剧。重庆军工生产迄未好转，纵火事件余波，尚在滋蔓，军火爆炸案件更连续发

生。蓉、筑、昆、渝学潮、米潮此起彼伏。滇、黔、川、康地下武装复乘我后方兵力空虚之际，四出奔袭，如入无人之境。最近川北华蓥山一带，抗丁抗粮，竟成燎原之势，致使兵源、粮源濒于断绝，消息传来，惊心动魄！长此以往，西南前途殊堪焦虑。此等情况业已函告人凤兄知悉。近复得总裁手谕，令兄立即破案……”

远处警车声，汽车前灯的闪光从窗幔缝中掠过。

徐鹏飞放下手里的打火机，拿起红铅笔，在信上划了几道红杠……

“确保西南，吾人责任重大，关于侦破中共在川领导机关一事，上峰已一再限期催办，但……”

秘书进来。“报告处长，请接渝站电话。”

徐鹏飞拿起听筒，嗯了两声，大声吼了起来：“找到了人没有？甚么，查不出来！”

电话中在解释，徐鹏飞忍耐不住了，“你，难道不知道，总裁手令，限你们三天破案，抓不到人，哼，你们休想……活命……”狠狠地放下听筒，又在室内走着，感到烦躁，推开一点窗户。

从窗外可以听到报务室传来嗒嗒的声音，还有报话

员的呼号：

“214号回答，214号，我是江克难……”

“李克明，李克明……”

徐鹏飞跑回来，拿起手摇电话，摇着……壁上的电钟，指着时间十点半。徐鹏飞：“我，徐鹏飞，听清楚，今晚零时开始，全市特别戒严，突击检查。”（徐徐划过）

三

晚间街道，路灯被夜雾蒙着。一个人转进小什子口，在一家门口站住，这时可以看到这个人抱着一个睡着了的孩子，他回头看了一下，按了电铃，然后又轻轻叩门三下。

门内有人声。这个人说：“找杨师傅……我……”

门开了，一个身体壮健，穿着工人服装的人开门，见了来人，亲热地：“来了！”

抱孩子的人：“老许，老李来了没有？”

许云峰点头：“在等你。”往门外膘了一眼，然后关上门，进去。

许家小客厅。李敬源身穿公务员服装站着在抽烟。刚进来的那个人把睡着的小孩放在墙边的一张长沙发上，回过头来。

许云峰给他倒了一杯茶：“老彭，我看，你还是再等一天吧。”

彭松涛：“不，已经等了三天……”

李敬源：“按预定，江姐昨天就该到了，这几天水浅，可能船走得慢。……”

许云峰边喝茶：“要是旁人，说实话，我会不放心，是江姐，她有经验，保险不出毛病。我看，明天准到。留一天吧。”

彭松涛：“不，”笑了笑，“我何尝不想见到她，这倒不是私情，我很想下乡之前知道一些上海的消息。”他收敛了笑容，“可是，不能等。老许，华蓥山那边的事，……我有点不放心。”

李敬源：“对。”

彭松涛：“我就怕那些年轻人沉不住气，时机不成熟，就动起来。象这次云阳的事……”

李敬源：“这期的《挺进报》送到山上去了没有？”

许云峰：“大概可以送到了。”

彭松涛：“那，你前天答应的事，就那么定了？”

许云峰：“没有问题，等江姐回来，把沙坪区的工作交代一下，就让她带一批人来帮助你。”

李敬源：“我看这样好，你们两口子在一起，可以有商量。不过，老彭，这次给你带去的人，不少是大学生……”

彭松涛：“不怕，对年轻人‘老太婆’有办法。”

云儿动了一下，翻了个身，老许过去轻轻地拍了几下。

彭松涛：“这娃儿交给你，会增加你妈妈不少麻烦……”

许云峰：“放心，准给你看得白白胖胖。对了，江姐去的时候，给你带一张云儿的照片。”

彭松涛：“那太好了。”这时壁上那个老式挂钟敲了十一点。“我得走了，街上警察加了岗，也许要戒严了……”他伸出手来，一一热烈握手。

许云峰：“要大家好好研究那个文件。信任和依靠群众……”彭松涛点了点头。

李敬源：“再见。替我问候‘老太婆’。……”

（短短的淡出）

四

黎明。薄雾中，一艘长江轮船在码头靠岸。

码头上是一片混乱，警察、乞丐、拿着扁担等生意的挑夫、旅馆的接客者、也有打扮得很入时的“下江”女人等等。旅客们挤着想上岸。在人丛中，江姐身穿淡蓝色布旗袍，上着深蓝色毛衫，提了一只箱子，镇定而安详，嘴角上似乎带着一丝微笑。她后面一个十来岁的小孩背了一个大包袱，挤上来，撞了她一下，她让了一步，轻声地：“小弟弟，等船停稳了，再……”

江上，插着小红旗的差船驶过。船上，军官拿着鞭子，骨瘦如柴的伙子在撑船。

江姐挤到船舷边，忽然看到了熟人，笑着，举手招呼。

岸上，人丛中可以看到许云峰。他穿着长袍，西装

裤，皮鞋，愉快地和江姐打招呼。

船梯放下了，江姐扶着扶手从人丛中下船。许云峰迎上去。

江姐对许云峰：“杨科长，真对不起，劳驾您来……”

许云峰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他有意放大一点声音，让站在船梯边的警察和便衣听见。“张太太，张处长天天在等你……”说着接过她手里的箱子，“滑杆儿叫好了，……上去吧……”两个人的态度都十分自然、随便。

警察以恭敬的眼光望了他们一眼。（溶入）

五

上午，天气阴沉。许云峰家。江姐洗好了脸，整了整头发。

许云峰：“真是，太不巧了，老彭，他等了你三天，昨天才走。”

江姐：“我也急呀，水浅，船走得慢……”

门内传出喊声：“云儿，你看，谁来了？”许母抱了云儿出来。云儿见了母亲扑过去。江姐接过来，亲亲他的脸，然后笑着对许母：“胖了，多沉啊！”

许云峰：“妈妈，给江小姐搞点儿早点……”许母点了点头，急忙走去。“来，摆一摆，上海方面……”

江姐嫣然一笑：“你不是说，等老李来了一起摆么？对了，你先说，这里……”

许云峰坐下：“唔，……这儿是一个大风暴的中心。朱绍良和王陵基都在喊‘保卫大西南’……这几天，就在昨天晚上，突然来了个紧急特别戒严……”

江姐有点性急地：“那份……《挺进报》……”

许云峰：“一直在出，”他笑了笑，“你走了以后，换了新手，蜡版字居然写得不错。”

江姐：“那，好。”一边哄着云儿，“可是……”

许云峰：“不放心的是川北方面。国民党方面说，”他走到桌前取出一份报纸，“共军要从陕西南下，……我们怕的是华蓥山方面的人沉不住气，所以……老彭就先走了……”

这时候李敬源穿着很整洁的西装，从后面进来，热情地招呼、握手。

许母端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和一碟泡菜出来，许云峰乘机从江姐手里接过云儿，交给妈妈，边说：“妈，你抱他到前面去耍。咱们聊吧。”给妈妈作了一个眼色。

许母哄着云儿，把一个“笑头和尚”的玩具塞给他，嘴里说：“别忙，让江小姐吃了再说……”便走开了。

李敬源性急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江姐：“要见的人，都见到了，我们提的问题，都有了明确的指示。”

许云峰：“对川北山区工作的……”

江姐：“不，先讲总的，上海局再三嘱咐，既要防止信心不足，麻痹右倾，又要防止‘左’倾急躁的盲动主义。”

李敬源：“对！”

江姐很快地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支金光闪闪的口红膏，打开套子，一按，从口红下面取出一卷小小的纸，一边说一边展开，“就是为了等这个文件，迟了三天。”念道：“关于情况的通报，1948年3月20日。”

许云峰对江姐：“你吃面吧，我来念。”许云峰看着那些小字，很吃力地，“一、最近几个月，中央集中全力解决在新形势下面关于土地改革方面、关于工商业方面、关于统一战线方面、关于新区工作方面的各项具体的政策和策略的问题，反对党内右的和‘左’的偏向，而主要是‘左’的偏向。……”

江姐慢慢地吃面，李敬源凝神听。

许云峰停了一下，望着二人，插了一句，“对，我们这里的情况正是如此——”

李敬源：“念下去。”

许云峰：“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……”（慢慢划过）

六

徐鹏飞办公室。徐鹏飞站在办公桌前面，侧面向着壁上的蒋介石照片，一口口地喷着烟圈。

他前面，一个穿军服的部下拿着本子在报告，一个美军装束的女秘书在记录。

穿军服的部下：“突击检查，……一共逮捕了嫌疑分

子二百一十四人，其中青年学生……”

徐鹏飞回过头来，一扬手，制止了他：“报纸，《挺进报》的线索，找到了没有？”

穿军服的部下：“又查到三份，都是邮检处查到的……”

徐鹏飞：“收件人是什么人？”

穿军服的部下迟疑了一下：“都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，连朱长官也收到了一份……”

徐鹏飞：“混帐！下去！”穿军服的部下向后转，出去。徐鹏飞在房间里走来走去。（徐徐划过）

七

许宅。文件已经念完，似乎已经讨论过了……窗外太阳西下。

许云峰：“得赶快布置一下，我看……”

江姐：“老许，我看，我们这里工作中的漏洞还不少……”

李敬源：“是啊，把《挺进报》寄到西南长官公署去，这件事本身就很不策略嘛……”

江姐：“是谁寄的？”

许云峰：“我看，应该查清楚。对了，江姐，那——你哪一天走？”

江姐：“你说呐？三、五天怎么样，把沙坪区的工作安排一下。”想起了什么似的，“噢，还有二十四兵工厂的

一个关系……”

许云峰：“这，我已经给你接上关系了。”他走近江姐，“你得休息几天，作一个礼拜的打算吧，当然，太迟了，也不好，别让老彭等急了。”

江姐微笑着：“他才不会，工作一忙，他就……”

李敬源：“我看，你还是先到重庆大学去一下，把小孙稳定下来。”

江姐：“孙明霞？”

李敬源：“对，她吵着要上山。嘿，小姑娘太天真，把华莹山看成了解放区……”

江姐眼睛一亮：“让她去不好吗？”

许云峰：“不，在学校里她人缘好，她竞选自治会干事有把握……”

李敬源：“老许说服不了她，哭了鼻子，……她听你的话……”

江姐：“好吧，明天去找她。”

许云峰叮嘱：“你，得先找华为——‘老太婆’的儿子。认得吗？”江姐点了点头。（短短的淡出）

八

下午。重庆大学。男女学生进进出出。江姐态度从容地走进校区。

校区的路上，招贴板上和电线杆上贴着不少学生出售

衣物、书籍的广告。

——“廉售小提琴……”

——“八成德文版《解剖学》廉让……”

——“救救饥寒交迫的工友……”等等。

很远很远地传来人声：“开会了……”

华为从里面跑出来，看到江姐，奔上来，叫：“姐姐！”

江姐用手按住他的肩膀，仔细地看了一下，以大姐姐的姿态：“华为，看你还不错，没有把你饿瘦。……”

华为稚气地拉着江姐的手，一边走，一边象告诉什么秘密似地说：“昨天，我们还打了牙祭……”

江姐：“噢，谁请客？”

华为：“给我钱行嘛，明霞姐姐……”

江姐警告似地：“你可不能让别人知道呀！”

华为一本正经地点头。

江姐：“你高兴吗？”

华为笑着：“当然咯，可是，明霞她气死了，没有让她去。”

这时，一男二女迎面而过，他们议论着，只听到一两句话，一个说：“这号人，每一个班里都有。”另一个说：“他们带得有手枪。”

江姐拉了华为一把，要他别讲话，停了一下步，背后是布告牌，可以看到一张布告：

重大自治会特请

长江兵工厂代表
报告惨案经过

以下是地点、时间等等……

他们两人走进学生宿舍。江姐回头对华为：“你在校门口等我。”

九

学生寝室。有几张床空着。

孙明霞躺在床上，两眼望着天花板，心事重重。看见江姐进来，吃惊地跳了起来：“你，……”

江姐：“躺下，别起来，不舒服？”

孙明霞：“不，只是头痛，昨天还是好好的。”

江姐笑着坐在床上：“我知道，闹情绪，对吗？”

孙明霞把头一扭，孩子气地翻了一个身，背对着江姐：“要工作，算闹情绪？”忽然回过头几乎要哭出来：“江姐，你们不公道。”

江姐警惕地用眼往四周看了一转，用手势暗示要她低声，然后，调皮地羞她：“哟，二十岁的大姑娘啦，还哭！”说着把自己的小手帕递给她，“明霞，一样都是工作，这儿的工作很重要……”

孙明霞依旧负气地：“为什么不叫华为留下来？”

江姐：“你比他适合。决定你留下的，不是老许，不

是我……”她低声而郑重地，“是党。你想过吗？”

孙明霞不语，拧着江姐给她的手帕。

江姐低声地：“明霞，好妹妹，听我说，反动派的失败，已经完全肯定了，可是他一定还要挣扎、反抗。在前线，解放军狠狠地打他，在后方……我们也要动员群众，狠狠地打他……你知道吗，现在，四川、重庆……是老蒋最后的根据地了……”

孙明霞明朗起来：“那，给我什么工作？”

江姐：“教育人民、团结人民，打击敌人……”

孙明霞：“具体一点……”

江姐：“除了自治会的工作之外，你不是在刻钢版吗？”

孙明霞提高了声音，脱口而出：“《挺进报》？”

江姐点头，制止她高声：“也许要改一个形式，老许会具体告诉你的。”

孙明霞从床上一跃而起：“好，我干……”

江姐愉快地笑了，紧紧握住她的手。

外面远远的嘈杂声渐近，学生们在争吵。江姐很快地站起来，走到窗口，向外望。

——远远地一群学生在喧嚷。（推近）

一个职业学生被抓住了，围着一群人。

——一个女学生在喊：“说，壁报，谁叫你撕的？”

——另一个男学生：“说，是中统还是军统？”

有人把被撕下的壁报重新贴上去。